

王浩 杨玉芬 著

高墙外的 女人

- 
- 这是一部
全景揭示监狱外的囚犯亲友生活“内幕”的文学作品！
 - 这是一部
用文学话说“没有男人的女人”的心路历程的力作！
 - 这是中国监狱史上一部
透视监狱外的妇女“做囚犯的女人更难”的“写真”！

中国 社会 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高墙外的女人/王浩, 杨玉芬著. - 北京:
中国社会出版社, 2003.9

ISBN 7-80146-803-1

I. 高… II. ①王… ②杨… III. 纪实
文学-中国-当代 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7258 号

高墙外的女人

作 者 王 浩 杨玉芬
责任编辑 向 飞 王 洵 侯继刚 李 婧
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邮政编码 100032
电 话 (010) 66020531 (策划部)
(010) 66051698 (发行部)
传 真 (010) 66051713 66026806
电子邮件 xiangfei@wanglaohu.com
印 刷 石家庄龙星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新华书店
开 本 32
字 数 180 千字
印 张 9.75
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146-803-1/1·62
定 价 22.00 元

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录、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中国社会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调换。

高墙外的女人

同样伟大美丽

二〇〇三年
王定国

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开国元勋、新中国
首任内务部部长谢觉哉的夫人、现任司法部顾
问、老红军、著名社会活动家王定国的题词

序

王明也

2003.6.5 于北京

监狱是让一般人深感神秘的地方。与监狱有关联的人员——无论是服刑人员还是他们的亲属，构成了一个常被人们漠视甚至误解的社会群体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《高墙外的女人》，正是选择这一社会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——服刑人员的妻子、母亲、女儿、姐妹乃至女友，通过 10 个独立的故事，多角度、多样化地演绎了一幅幅缤纷多彩的人生画面。

10 位女人，10 类不同层次的身份，10 种迥然不同的性格，10 个悲喜各异的结局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遭遇，在自己的丈夫、母亲、儿子、兄弟因触犯刑律而服刑改造之后，她们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赡养老人、抚养子女的重任。家庭因她们

的奋力支撑而免于破碎，亲属因她们的关爱期盼而安心改造，可以说，她们为家庭、为社会作出了重大牺牲，尽到了应尽的责任。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她们或是自强不息，或是自甘沉沦；或是历尽艰辛后取得理想的回报，或是奋力拼搏后又败下阵来，喜怒哀乐的情感，酸甜苦辣的境遇，悲欢离合的人生，跌宕起伏的命运，突出地歌颂了人间的亲情和真情，宣扬了女性的善良和无奈，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共鸣，令人慨叹，发人深思。

从10位“高墙外的女人”多数带有悲剧性的人生遭遇来看，我想到了社会的责任。对她们，我们不应只是哀其不幸、怒其不争、而应给予更多的理解、同情和帮助。试想，《母亲》中的“刘大妈”，如果没有“张警官”的真诚关照，就可能很难找回浪子回头的儿子；而《合同工》中的“叶薇”，在得到“王大爷”的真心关爱后，如果不是“刘晔”的恶意胁迫，这位善良的姑娘恐怕不至于断然走上绝路。令人欣慰的是，这几年，由于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，社会各界对服刑人员及其亲属的帮助教育，有了很大的进步。近日来多次被媒体报道的发生在河南省女子监狱的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女主人公臧云锁的事迹几乎同“刘大妈”一模一样，但却比“刘大妈”要幸运的多，女儿因她的关爱、鼓励而积极改造，被减刑1年释放后，母女双双被北京市的企事业单位聘用，这位可敬的母亲终于得到了圆满的回报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忽视，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，社会上仍然存在着歧视、凌辱“高墙

外的女人”的现象，有的甚至乘人之危，落井下石。正如本书“后记”中所说的，作者的初衷是“唤起全社会都来关注这个弱势群体”，这正表达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

对于服刑人员来说，看了这部小说后，是否应当认真地想一想，由于你们的犯罪，给你们的妻子、母亲、女儿、姐妹带来了多大的伤害，她们又为此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。想想她们的辛酸和艰难，难道不应该进一步加强自身的改造，争取早日回到家中，给她们以更加丰厚的回报吗？

我国监狱实行“惩罚与改造相结合，以改造人为宗旨”的方针。全面落实这一方针，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服刑人员亲属的配合。这就需要大力进行宣传，而运用文学形式，是最形象、最富有感染力的宣传。感谢王浩、杨玉芬两位同志，他们怀着对监狱事业的深厚感情，在“大墙文学”的创作上进行了有关的尝试，迈出了可喜的一步。当然，由于他们不是直接管理监狱的实际工作者，本书的个别情节不甚符合监狱的规章制度，但他们对监狱事业的深切关注，对“高墙外的女人”的深情关爱，始终跃然纸上，给人以深刻的印象。况且，小说是艺术创作，不是对政策的诠释和图解，我们似不宜以个别细节的描述而苛求于作者。

对于文学，我是门外汉。遵两位作者之邀，谨以读者的身份写篇读后感，以表达对本书出版的祝愿。



目 录

序	(1)
---------	-----

母 亲	(1)
-----------	-----

当惟一的儿子入狱后，“寡妇”刘大妈徒步千里探监只求儿子一句忏悔的话。为了儿子，她洗盘子、拣破烂、露宿街头，以母爱感动着每一个人；为了与儿子同样的犯人，她用血汗钱资助犯人“儿子”上大学。当儿子出狱之时，她却……

沙 器	(27)
-----------	------

她是个不折不扣的女强人，在商海中牺牲了自己的丈夫，还在自私虚荣的心态支配下令爱女离家出走；狱中的丈夫面对绯闻，毅然选择了离婚；当她发现一个小男孩正用沙子堆着自己心中的城堡时，那城堡让她倍感“心碎”，



自问：“我到底是个什么女强人啊？”……

轮 回(59)

她是一位美丽带刺的“玫瑰女人”，年仅17岁就以辛辣的性格和毒辣的手段在“黑道”上一举成名；可她为了狱中与自己没有任何名分的“丈夫”守“贞”不“卖”；当“丈夫”出狱时，她却……

苦咖啡(91)

她嫁给了一位比自己大20岁的男人，可不久男人却沦为了“死缓犯”；面对刚刚出生的孩子和一贫如洗的家，她做起了保险推销员，一张张保单的成功，也是她人生中一次次的“沦陷”，使她无法准确地形容出咖啡的味道……

支 点(125)

梦洁，一个爱做明星梦的靓妹，当她与女友去看女友的狱中老公时却邂逅“捧出不少大牌明星”的施宇，从此施宇成了她实现明星梦的支点和希望，但是最终她用肉体 and 心灵的重创换来的却是……

凋零的花季 (157)

年仅 16 岁的花季女孩陈丹彤，在父亲被判十年重刑、母亲去世、弟弟要上学的生活重负下，为了生存、为了挣钱，不得不走上了一条不归路……

一个人的眼泪 (187)

一个她从未爱过却为她付出“逃婚”、“犯罪”、“入狱”等代价的憨厚男人，让她的大脑无法抹去“报恩”的念头；她选择了一条牺牲自己肉体的可悲之路，她背叛了自己，也背叛了他；最终，她哭着选择了……

合同工 (215)

20 岁的叶薇，随着哥哥的入狱、母亲的重病，让快乐与她擦肩而过；生活的残酷在她南下打工时又陷入了老板的“包身契约”圈套中；可是对法律的无知和心理的扭曲导致了她换回幸福的努力却是……

天 意 (249)

香芹嫁到李家后，公公重病卧床不起，丈夫大年和小叔子二年相继犯罪入狱；大年又因



伤变成了植物人而被保外就医；守着活寡的她欲哭无泪，面对无性的生活和性骚扰，她把内心倍受折磨的情感给了小叔子，然而在“叔嫂”的大喜之日……

凤凰涅槃 (279)

一场意外的车祸使她成为了“孤女”，但美丽也令她成了众目下的“花瓶”；丈夫为了维护爱妻竟进了监狱；为了狱中的丈夫，为了丈夫的父亲，她在金钱和肉体的交易中竟然亲手扼杀了一个尚未成形的“小生命”……

后 记 (309)

母亲

引子

今年的夏天似乎来的特别早。

清明刚过，气温就陡地升高了。刘大妈自然是不懂什么太阳黑子、厄尔尼诺、宇宙垃圾之类的大事，她只知道这种气温再穿棉袄肯定是要热的。

刘大妈也想换装，想想还是忍了下来，不为别的，她只想能省几个钱，省点是点。买的衣服刘大妈相不中，老人对式样不关心，只在乎价格，还有就是嫌它不经穿，所以最后还是作出一个重要的决定——自己做！

这能省好几十元哩！盘算了一阵，刘大妈为自己的决定高兴，干

起活来也有劲啦。

垃圾箱里能拣出来的东西已经不多，刘大妈用肥大的袄袖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珠，小声嘟囔着：“现在的城里人哪，真是学得会过了唉！……”

原来她翻出来的四个饮料筒全是塑料的，竟没有一个是铝的。铝的怕是人家自己都留下了，她想。

“刘大妈，您老今天收获怎么样啊！”这时一名警官刚好从楼道内出来，看刘大妈正忙活着，便笑着跟她打招呼。

“是张队长啊。”刘大妈聚集眼神，认出了对方，于是客气地说：“这么早就上班？”

“是啊，下午狱里有会，早点去。”这位张队长伸手摘去挂在刘大妈白发上的一根菜叶说：“您老人家也快熬出头了！”

“听说了，听说了！好哇。”刘大妈欣慰地笑着，脸上无数的皱纹立时拥挤到了一起。从昨天中午到这会儿，算上张队长已经是第九个人对她讲这种话了，刘大妈打心眼里高兴啊。

老人拢拢鬓边的白发，对面前的张队长说道：“你捎话给娃子，告诉他，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翘尾巴，不然我可不答应他！”

“您老放心，这话我一定捎到。”

张队长走了，望着他走向高墙的背影，刘大妈轻轻地叹了口气。是啊，儿子就要出狱了，听队长们说，是

要减余刑出来。不易呀，刘大妈心中隐约有种自豪的感觉，那感觉竟像一位即将分娩的母亲。

3年来，她一直期待的就是这天啊！3年的风雨辛酸不禁又浮现在刘大妈的眼前。

一

刘大妈命苦，苦到几乎所有的不幸都降临到她的身上。刚记事，父母便双双故去，在姨妈家熬成大人，又熬成了媳妇，谁知分娩后不久，丈夫又因一次意外而身亡。许多人都劝她再走一步，她不应，于是又熬。终于熬过了24年，儿子却进了监狱。这次的打击对刘大妈来说，是一生中最大的，她几乎崩溃了。可她没有倒下，阵痛过后，她挺住了。她不信命，更不信自己真的命苦。从没争过什么的刘大妈这回要争一争，要把她惟一的指望——儿子争成人，争成个材料。

儿子是到北京打工后犯罪的，判刑后被送到了距北京300多里外的一个监狱服刑。而监狱离他的家足有1000多公里。得到这个消息，决心要把儿子争成个材料的刘大妈，很快从悲痛中走了出来，收拾起简单的行装毅然离家北上，她那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至少要老10多岁的背影，让乡亲们感到很是凄凉。

刘大妈没啥积蓄，住着的房子、躺着的地是不能动



的，那是她和儿子将来的根啊！好在她自以为身子骨还算硬朗，一路上好歹也能谋出个生计来。刘大妈没想到“难”，不是因为阅历少，反倒是她这一生经历的难事太多了，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事能难住她，压垮她……

不怕难并不等于难事不存在，何况刘大妈的那些阅历仅限于农村的各种困难，当真融入到大千世界、芸芸众生之后，她还真就有应付不来的事儿！

北上的行程尚没过三分之一，刘大妈在火车上便遇到了第一件难事。

火车到郑州站前，乘务员开始查票了。刘大妈伸手去掏那个装着车票和 160 元钱的小布包时，突感手指空荡荡的。绝不会搞错地方，这点钱是她的命根子呀，怎么可能随手乱放，又怎么可能记错呢？刘大妈急呀！

“您的票，大妈。”女乘务员已走到她的身旁。

“闺女……不、不，同志……”刘大妈口吃起来，“我的票……票和钱全丢了！”刘大妈指指自己的上衣口袋，不知该怎样向人家解释才好。

“那您为什么不找乘警报案呢？大妈！”乘务员脸上的笑容渐渐退去。

看着人家姑娘那慢慢严肃起来的神情，刘大妈倒觉着自己像做了贼一样。她脸涨得火热，颤声道：“可……可我刚知道哇，同……同志！”

这时乘警也走了过来，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乘务员向他说明了情况，乘警皱了下眉。这种事太

多啦，几乎每天都能碰到。他简单询问了一下大妈的上车地点，又了解了一下周围的乘客，便给刘大妈出据了一张证明。

见乘警转身欲走，刘大妈着急了：“同志呀，我那钱……”

“如果找到了，会通知你的。”乘警走了。

“可他没问我丢了多少、包是啥样子呀！”刘大妈自语着。

“您老别指望了，这种事太多了，一千次能找到一次就不错了。”

“是啊，以后小心点吧！”

周围几个乘客七嘴八舌地劝解着。

……

刘大妈没成为那千分之一的幸运者，好在她还带着干粮，不至于在火车上挨饿。她已感到了出门的不易，也隐约觉出了以后会有更多的难事。但刘大妈不怕，为了儿子，为了把儿子争成个材料，刘大妈什么都不怕。

车终于驶入华北平原中部的那座颇具影响的古城，刘大妈下车了。望着站前那川流不息的人群，摸着空空的口袋，刘大妈一时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

她不想这样两手空空地去见儿子，知道儿子是个要脸面的人，好歹也要挣几个钱吧。想到这儿，刘大妈便沿着站前那些个体的小饭馆逐个地打听，想找一个自己能干的活计。



刘大妈强挤出笑脸，走进一家店铺，怯声地问柜台后的那个中年男子：“你这里要啥子帮工不？”

男人愣了一下，像没听懂她的话。刘大妈赶忙又说了一遍。男人把脸一沉，粗鲁地朝她摆摆手，连话都懒得跟刘大妈讲。

……

连着打听了六七个店铺后，刘大妈有些失望了，可她仍不甘心，照例一家家地打探，最终还真撞到了一家。

“你多大年纪了？”店铺老板，——一个 30 岁出头的少妇上下打量着刘大妈问。

“50 岁！”

“有这么年轻？我怎么看你像 60 多岁的！”说这话时，少妇的眉角向上挑了一下，满脸地不信任。

“这没得假，50 整哩！”刘大妈赶忙把自己的身份证递过去。

少妇没接，只是撇着嘴道：“没病吧？能干动力气活吗？”

“都做得，都做得！”刘大妈终于看到了希望，她抑制不住兴奋地说：“身体硬朗着哩，啥子活都做得动！”

“管吃不管住，每月 200 元，干吗？”少妇不听她唠叨，张嘴就是一口价。

“要得、要得。”刘大妈心里高兴，脸上也带了出

来，脸上的皱纹都快堆到一块儿啦。

少妇的脸上也浮现出一丝得意：“这可是你自己愿意的！”

“是的、是的，没哪个逼我！”

晚上，刘大妈吃了顿像样的饱饭，一个素炒白菜、一个豆腐炖粉条、两大碗白米饭。这对刘大妈而言，绝对是好饭，若不是少妇和另外两个伙计目光有些古怪，她还能吃下一碗白米饭的。

二

满怀希望来探监的刘大妈被迎头泼了盆凉水。一名神情严肃、又略带同情和惋惜的监狱干警告诉刘大妈，她不能见儿子。

“为啥子哟？”刘大妈忙问。

干警稍顿了一下，道：“是这样的，你儿子刘强在劳动中出工不出力，还顶撞干警，两天前刚刚被关了禁闭。按照监狱的规定，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犯人与家属会见的！”

“啥子叫紧……紧毙呀？同志！”刘大妈的心悬了起来，只见她脸色苍白，嘴唇哆嗦着问：“这、这紧啥子的，是要把刘强他、他咋样吗？”

望着刘大妈那毫无血色的脸，那名警察也有些难

